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

莫扎特在去 布拉格的路上

Eduard Mörike

默里克·著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Eduard Mörik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德)默里克著;卢铭君注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647-8

I. 莫… II. ①默… ②卢… III. ①德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H33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068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73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647-8 / I · 0137

定 价: 1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出版“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出自外教社策划编辑的总体设想。既是“导读注译”本，也就是说丛书体例已定，无须编者费神。但“导读”什么，却颇费踌躇。篇幅所限，不能过长；要单独成册，也不能太短。所以最后选出的，大体为中等篇幅的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

作者的确定，是选篇的另一问题。德语文学的不少经典之作，尤其是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其德语原文，近年来在国内屡被选家看中。研究或写作要求“出新”，选编外语读物也该不拘一隅。经过斟酌，我们圈定（以下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列）**叔本华**（1788-1860）、**默里克**（1804-1875）、**俾斯麦**（1815-1898）、**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冯塔纳**（1819-1898）、**拉伯**（1831-1910）、**里尔克**（1875-1926）以及**爱因斯坦**（1879-1955）的八册德语作品。作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其活动时间，除了最后三位，也集中在19世纪。这个选择的结果，首先与“经典”的要求和“出新”的愿望相干，因为所选作品不仅可算“经典”，更主要是它们（尤指德语原文）在国内不容易读到，有的甚至阙如。其次同德语语言的发展关联，因为恰恰在19世纪，现代德语正式形成，并在成熟和规范、丰富及典雅上，达到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而且，鉴于我们目前的德语学习，世风所趋，更多地依靠时文，追求实效，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我们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愈显重要。

以上作者中的半数，即默里克、冯塔纳、拉伯和里尔克，属纯文学作家。默里克创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尤其对音乐情

有独钟。《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即是一篇充满音乐要素的艺术家小说。其中译本在国内不难找到，但其原文之精妙，恐怕只能在阅读德语原作中，才能真正体味。

冯塔纳则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运笔不事声张，生动又不失含蓄。特别是女性那纯真的情感和凄惨的命运，往往在他笔下跃然纸上。其小说故事发生地，常常在德国的大都市柏林。两德统一后，柏林文学界要恢复自己的创作传统，力图推出所谓的“柏林经典作家”，以对应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魏玛经典作家”，其领衔人物就是冯塔纳。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已有中译单行本。但偏偏我们这里选中的、在情节内容及艺术风格上已为上述作品奠基的名著《迷惘与混乱》（1888），似乎至今知者不多。谨借这套系列丛书，补缺拾遗。

拉伯也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熟悉社会下层，人物刻画细腻，语言机敏幽默。这里推出的《雀巷纪事》，突出地表现其创作特征。本书已有中译本。有心的读者，不妨现在读一下它的德语原作，看看在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作家是用何样语言，展现那条又短又窄的“雀巷”的。

里尔克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手法，被视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尤其以诗鸣于世。本系列则选中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用中国诗人和日耳曼学者冯至的话说，这些信“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位”，“里面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而他那诗人婉丽多姿的笔法和真诚感人的情谊，让这些信笺的动人魅力，经久不衰。坊间也有此书中译本，德语原文尚未见有国内出版社印行。

本系列另四册导读注译读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叔本华是哲学家，俾斯麦是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哲学家和共产主义

思想的创立人，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德语语言大师，其著述极富文学性。而这点并非为人熟知。

长期以来，叔本华在中国以其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闻名，其中有误解的成分。本系列所收叔本华晚年力作《人生的智慧箴言》（摘编），讨论了比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养生等日常问题，直面人生，充满睿智，可以部分地纠正这一评判。他不仅思想缜密周到，而且文字也洗练雅致。据载，卡夫卡曾经有言：“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了。”这实为我们在此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俾斯麦作为 1871 年德国统一的头号功臣，一直以其所谓的“铁血政策”闻名天下，但其精湛的文风却鲜为人知。这里选出他的若干书信、包括他给妻子约翰娜的情书，虽然时常与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事务牵扯不开，颇具历史价值，但他那以严谨而不失灵动、热情而不乏矜持的语言道出的风雅柔情，确实能让世人对这位孤傲狷介的“铁血宰相”刮目相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座丰碑。不过，就文学性而言，这篇纲领也堪称佳作。仅看“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样的开头，我们可能很难想像，它引出的是一篇战斗檄文。其实，非灵气在腕，曷能臻此。马克思还是语言艺术家。在 1865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自己的作品这样说：“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因素往往遮盖了它的艺术色彩。而其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及晓畅的文字，不读原文，是很难真正领略的。我们的选篇，希望能给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提供欣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墨之美的契机。

爱因斯坦是本系列所收作家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但他除了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伟大贡献外，还就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题目写过大量文章。此处选编

的文字，出自他的《爱因斯坦晚年集》，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社会、文化、科学和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负责任的成熟思考，也展示出伟人坦荡真挚、深入浅出的文风。

按该系列导读注译读物的统一体例，各位编者在每册书中，除有一篇导读外，另有若干段落译文。如上所说，本系列所收篇目，其中部分已有汉译，部分尚未介绍到中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给出的汉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译文”，只是翻译尝试。译者基本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青年教师，奉行的大多是译文能够经受同原文对照的直译原则，其译文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翻译。倘若读者能以此给出更恰当的译文，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更喜爱德语文学与文化，本丛书的目的，就能更好地达到。

优美谨严的德语，不仅仅出自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笔，更有像叔本华和尼采，俾斯麦和马克思等哲学家或政治家，同样创造了杰出的语言艺术作品。笔者一直有向我们德语学习者及同行也介绍这些“圈外”语言大师的想法，苦于没有适当机会。随着我们的外语教学越来越朝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机会似乎变得更加渺茫。适逢外教社有出版这么一套丛书的设想，就有了却夙愿的机会，甚感欣慰。谨对我们的出版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和指正。

卫茂平

2007年春节于上海

导 读

咏叹天才早逝的美文

——默里克的《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爱德华·默里克(Eduard Mörike, 1804–1875)在德国文学史上有着模糊的定位。首先,默里克创作的时代已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后,不属于浪漫派作家的行列。其次,他的作品虽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创作多样化,擅长童话,如《农夫和他的儿子》和《耶策尔特之手》都是惩恶扬善的艺术童话,但他的诗歌、小说和中篇小说等都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社会批判的倾向,无怪乎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更倾向于将默里克与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晚年的歌德等归入不问政事的“毕德麦耶尔流派”(Biedermeier)。

默里克早年创作的小说《画家诺尔滕》不如他的抒情诗受人欢迎。默氏诗歌主题往往涉及大自然、春光、爱情等,注重内在的感受,而与现实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诗歌创作手法与语言的优雅为他赢来很多的掌声。1838年,默里克整理并出版了他的诗集。收录的诗歌被评价为“在传说与神话中浪漫地梦幻与活动,阿那克里翁派风格的迷人游戏,基于古希腊罗马诗歌传统之上的美的优雅与和谐”。默氏诗歌清新绮丽,不带丝毫矫揉造作,所有的诗歌里都抒发一种真实的、发自肺腑的情感,如诗歌《就是它》(*Er ist's*)表现了一种对冬去春来的喜悦之感:

Frühling läßt sein blaues Band

春天将其蓝色的带子

Wieder flattern durch die Lüfte.

Süße, wohlbekannte Düfte

Streifen ahnungsvoll das Land.

Veilchen träumen schon,

Wollen balde kommen –

Horch, von fern ein leiser Harfenton!

Frühling, ja du bist's!

Dich habe ich vernommen!

在微风中扬起。

甘甜馥郁的香气

预示性地轻抚大地。

紫罗兰已在睡梦中，

不久将至——

听，远处传来轻悠的竖琴音！

春天，果真是你！

我已知晓你的到来！

本诗的韵脚重现了古希腊罗马诗韵的艺术，韵脚分外自然，恰似诗人信手拈来，读来毫无雕琢之感。这首诗最出彩之处在于并非是诗中的“我”在欣赏自然，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让春天确确实实在诗歌中吟唱。

诚然，默里克在世界文坛上不如歌德和席勒那么如雷贯耳。默里克年轻时更曾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为榜样，写出《画家诺尔滕》，但作品所渲染的神秘色彩以及一连串莫名的死亡事件减弱了该小说的教育意义。尽管如此，默里克在施瓦本地区可谓鼎鼎有名的大文豪，属于“施瓦本作家圈”(Der schwäbische Dichterkreis)的一员。

默里克一生基本上都在德国的施瓦本地区度过。1804年9月8日，他出生于路德维希堡，在这个大家庭的13个孩子中排行第七。1822年，默里克在蒂宾根修道院开始了长达4年的神学课程，成绩平平。他本人在蒂宾根出名，更多的是由于捣蛋而获得的监禁惩罚。学习结束之后，默里克开始担任助理牧师一职。但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工作，把这段生活形容为“被奴役”的8年。相比较之下，他更热衷于文学创作。1828年，他曾尝试去体验自由职业作家的生活，可惜以失败告终。默里克13岁即尝丧父之痛，家里失去经济支柱，继续争取牧师的职位不失为明智之举。长年等待之后，默里克终于于1834

年如愿以偿地在克勒沃苏兹巴赫谋得一个牧师职位，得以迁入“宽敞的牧师房屋”。可是这段称心如意的生活只维持了9年。

19世纪40年代初，打击接踵而来，默里克经历了一次“心灵危机”——1842年母亲去世，牧师这一职位越发让他感到压抑，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因此，1843年，默里克自愿提前退休。此时他已39岁，但仍孤身一人。1851年，年已47岁的默里克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段婚姻带来两个女儿，但夫妻之间的生活并不和谐，这导致他们的婚姻在1873年终告失败。这一期间，他创作了一些短篇作品以及童话。公众对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852年，蒂宾根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此时的默里克也与著名的作家如施托姆、海泽建立了友谊。

真正令默里克名扬全德的是他受封名誉博士3年后所创作的中篇小说《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以下简称《莫》)。《莫》继承了德国艺术家小说(Künstlerroman)的传统。这一文学类型在德国兴起于18世纪。1787年，海因泽(Johann Jakob Wilhelm Heinse, 1746–1803)写出《阿丁哈洛》(Ardinghello)。主人公是名画家，作品主要反映了艺术影响与实际生活的冲突。之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为艺术家小说提供了一个范本。蒂克(Ludwig Tieck, 1773–1853)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先后分别发表了《弗朗茨·斯泰恩巴德之漫游》(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 1798)和《路清德》(Lucinde, 1799)。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所留下的《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1802)虽为未竟之作，但这部作品在德国文学史上也不乏研究价值。这些长篇艺术家小说都倾向于采取人物传记的形式来描述他们的成长历程。

相对而言，中篇的艺术家小说(Künstlernovelle)更侧重反映艺术家某一阶段的问题。主要代表作有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的《斯居

黛丽小姐》(*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默里克的《画家诺尔顿》和《莫》、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的《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演奏者》(*Der arme Spielmann*)等。此后,探讨艺术家世界的小说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专门描写席勒的各种小说,它们被统称为“席勒小说”(Schillerroman)。到了20世纪,著名作家如黑塞(Hermann Hesse)、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人都曾写出有关艺术家的佳作。

回顾艺术家小说的历史,不难发现,艺术家小说主要以一个艺术家为主角,主题广泛,主要涉及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艺术家生活与世人生活之区别以及艺术与宗教等。默里克在《莫》中挑选了莫扎特作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意料中事。莫扎特是举世公认的巨匠。在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恐怕没有人能和他匹敌的了。在短暂的生命中,他留下许多不朽的音乐作品,《后宫诱逃》、《唐璜》、《魔笛》、《安魂曲》等皆流传至今。莫扎特本身就是一个谜。相传莫扎特谱曲不需要打稿,作曲有如神助,打好腹稿写下即成。如此天赋在《莫》中也有写照,文中莫扎特手执酸橙,脑中迸发音乐的灵感。围绕莫扎特的英年早逝,各界也对此持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莫扎特中毒身亡,凶手很有可能是他的对手宫廷乐师萨利埃里,有人认为莫扎特死于酒精中毒。在《莫》中,默里克也对莫扎特早逝的原因有所探讨。

默里克和莫扎特是分处于不同时代的艺术家。默里克出生之时,莫扎特已长眠于地下13年。下葬之时,莫扎特穷得连一个独立的墓穴都负担不起,是与其他穷人家的死者一起乱葬的。故不久,他的遗骸便再不能找回。但莫扎特的音乐遗产作为经典艺术作品深深影响着默里克及其同时代的作家。在参阅了1848年出版的莫扎特传记之后,这位施瓦本作家开始本作品的写作了。当然,本中篇小说仍是非历史的著作,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旅途上未必发生过如许轶事。

莫扎特一生曾两度到访布拉格。首次是适逢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演出大获成功，莫扎特应邀前去亲自指挥他的作品演出；第二次去布拉格是为《唐璜》谱曲。小说描写的就是莫扎特的第二次布拉格之旅。莫扎特携其妻康斯坦策(Constanze Weber)从维也纳去布拉格。途中，他们在一家旅馆耽搁一天。午饭前，莫扎特在旅馆附近散步，与此同时，康斯坦策稍作午休，故并未同行。

饭馆附近有一座伯爵的私人花园。花园里有棵橙子树。从这棵树，莫扎特想到了他在意大利的日子。莫扎特脑子里想着未完成的曲子，心不在焉地摘下一只橙子，并将它切开。他的举动正好被伯爵的仆人撞见。如果这是一只普通的橙子，那么就不会有以下周折了。岂料这棵橙子树来自法国路易十四的宫殿。伯爵正准备将这棵树作为订婚礼物送给侄女欧根妮。订婚的庆祝正好计划在这一天举行。所以，莫扎特是带着忏悔的心情与伯爵一家见面的。当得知“肇事者”是仰慕已久的莫扎特时，伯爵一家早就把责备忘得一干二净了。交谈中，伯爵一家无不被莫扎特的音乐才华所倾倒。尤其是欧根妮，她很热爱并能演唱莫扎特的作品。当天，莫扎特更是即兴在钢琴上演奏了一段新曲，表现了他那非凡的音乐天赋。大家几乎都沉浸在莫扎特的音乐之中而深感愉悦，这时，只有一人并不感到特别的欣喜，而是抱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此人就是欧根妮。她意识到：

“这对她来说是肯定的，是非常确定的事情。这个人如此迅速地、连续不断地燃烧着自己，最终他只能是尘世间的昙花一现，因为事实上，世间并不能承受他所释放的才华如此之多、如此之过。”

所以在文章结尾，随着莫扎特夫妇离去，众人为结识这位大师而欣喜万分之时，只有欧根妮预感到这位音乐巨匠的才华将会过早燃烧殆尽、天才将

早逝而潸然泪下。

小说《莫》之所以出色，还在于它的叙述技巧。从中篇小说本身特点而言，这是一篇精巧的美文。那棵不简单的橙子树“迫使”莫扎特谒见伯爵一家。就从保罗·海泽对中篇小说提出的“猎鹰理论”(Falkentheorie)角度来看，那只橙子扮演了一个从天而降的“猎鹰”角色，将文章的整个骨架带入一个大转折，让所有线索搭接在一起。而默里克高超的写作安排，使直叙和插叙融合在一起，时而作者在叙述，时而故事中的人物在插入回忆。阅读之时，文章给人一种层层逼近的感觉。所以，要读懂读通本文并非易事。文章遣词用句甚为讲究，句子优美，不失为德语文学中的一篇美文。

有些评论家认为，本文透露浓浓的毕德迈耶尔风格，默里克只能从表面去理解莫扎特的音乐，却不能了解《费加罗的婚礼》的革命倾向，也不懂《魔笛》显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确，默里克因为退缩于自己的世界而常常被人戏谑。他曾被人称为“穿着睡袍和拖鞋的人”，也曾被人指责不敢越过街垒，不敢在诗中发出革命的呼声。1838年，海涅(Heinrich Heine)甚至在《施瓦本镜报》上公开嘲笑他道：“一位施瓦本流派非常出色的作家，人们向我保证说，就是默里克先生——他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只是还没有表露出来，他还没有出版他的诗集。人们告诉我，他不仅仅吟咏金龟子，甚至还歌唱云雀和鹌鹑，这真是值得赞赏的。”

有些指责是出自偏见，因为海涅不曾读过默里克的诗歌就妄下定论。面对讥讽，默里克显得宽容，他的反击也来得较晚，但非常有力。1871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Bei euren Taten, euren Siegen

Wortlos, beschämt, hat mein Gesang geschwiegen.

Und manche, die mich damals schalten,

hätten auch besser den Mund gehalten.

在你们的行动、你们的胜利中

无言、羞愧，我的歌唱变成沉默。

而有些当年责备我的人，

本该闭上他们的嘴巴。

默里克并非是一个政治上积极的人，在公开场合他也表现得较为软弱。但是他的指责者都没有看到，默里克曾非常地捣蛋，他也曾很明显地表露出愿意跟随1830年至1848年革命的想法。但是现实的残酷加上疾病的折磨，使他并未将这种心愿付诸行动。1831年，当作家的哥哥卡尔由于招贴煽动性的布告和反动的密谋被捕入狱，被判监禁一年。卡尔的被捕给家里人带来不安，也给他所企盼的牧师生涯带来负面影响。出于这些原因，默里克甚至还动过迁往国外的念头。

默里克在小说《莫》中写道：“现在不强求一丝一毫。”这位作家并不刻意去追求平步青云和好名声，但这不影响他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一名处在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过渡期的作家，他有着自己的使命。与格里尔帕策和拉贝等作家一样，默里克在作品中对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遗产作了论述，并将其继承和发扬。因此，他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作品虽没有澎湃的、鼓舞人心的语言，也没有入木三分的、讥讽时事的句子，但是却能从内心深处打动人，无怪乎施托姆在读完《莫》这篇美文时，兴奋地于1856年6月3日写信向作家致敬：

“您的莫扎特(即小说《莫》)，为此我向您写来事后的感谢。它在我这儿获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热烈的掌声。我痛快淋漓地快速并幸福地通读了全文。我曾把这本书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库格勒。



Eine Novelle

Im Herbst des Jahres 1787 unternahm Mozart in Begleitung seiner Frau eine Reise nach Prag, um „Don Juan“ daselbst zur Aufführung zu bringen.



Eine Novelle

Im Herbst des Jahres 1787 unternahm Mozart in Begleitung seiner Frau eine Reise nach Prag, um „Don Juan“¹ daselbst zur Aufführung zu bringen.

Am dritten Reisetag, dem vierzehnten September, gegen elf Uhr morgens, fuhr das wohlgelaunte Ehepaar, noch nicht viel über dreißig Stunden Wegs von Wien entfernt, in nordwestlicher Richtung jenseits vom Mannhardsberg und der deutschen Thaya² bei Schrems, wo man das schöne Mährische Gebirg bald vollends überstiegen hat.

„Das mit drei Postpferden gespannte Fuhrwerk“, schreibt die Baronesse von T. an ihre Freundin, „eine stattliche gelbrote Kutsche, war Eigentum einer gewissen alten Frau Generalin Volkstett, die sich auf ihren Umgang mit dem Mozartischen Hause und ihre ihm erwiesenen Gefälligkeiten³ von jeher scheint etwas zugut getan zu haben.“ – Die ungenaue Beschreibung des fraglichen Gefährts wird sich ein Kenner des Geschmacks der achtziger Jahre noch etwa durch einige Züge ergänzen. Der gelbrote Wagen ist hüben und drüben am Schläge mit Blumenbuketts, in ihren natürlichen Farben gemalt,

1 *Don Juan* 又称 *Don Giovanni* 或 *Der steinerne Gast*. 莫扎特的名歌剧《唐璜》。1787年10月29日在布拉格首演。

2 die deutsche Thaya 塔亚河(流经德国、奥地利和捷克)

3 Gefälligkeit 殷勤